

杀虎口

徐纪周◎著

一个土匪世家出身的抗战爷们儿，一段红色战争下的侠义传奇。

献给并纪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拼杀过的人们

他知道，那段渗透了弟兄们鲜血的日子将是他一辈子的珍贵回忆。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杀虎口

献给并纪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拼杀过的人们

徐纪周◎著

一个土匪世家出身的抗战爷们儿 一段红色战争下的侠义传奇。

他知道，那段渗透了弟兄们鲜血的日子将是他一辈子的珍贵回忆。

火山石著主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虎口/徐纪周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4
ISBN 978-7-80755-600-8
I. 杀… II. 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5984 号

作 者:徐纪周

策划编辑:张国岚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366 千字 印 张:18.75

版 次: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600-8

定 价: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引 子

1941年，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。在华北地区，日军虽然占领了主要城镇，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摧毁。国民党中央军、阎锡山晋绥军、共产党八路军各自开辟了自己的根据地。而处在晋中大地咽喉位置的杀虎口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因为二十年前，在此斩杀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土匪头子白庆虎而得名。

九月十七日，一批抗日华侨捐助的枪支在运往根据地的途中神秘失踪，而失踪的地点就在杀虎口，这座千年古镇一瞬间又成了各方势力所关注的焦点……

杀虎口

SHAHUKOU

目 录

引 子

第 一 章 虎口决斗/1

第 二 章 鬼子进城/13

第 三 章 迷影初现/24

第 四 章 军火被盗/40

第 五 章 虎口脱险/49

第 六 章 生死决斗/62

第 七 章 一场血战/74

第 八 章 卖身求荣/87

第 九 章 白朗受屈/100

第 十 章 武工战队/114

第十一章 遭人诬陷/127

第十二章 惨遭伏击/138

第十三章 自相残杀/150

第十四章 致命冷枪/162

第十五章 狙击大战/172

第十六章 福祸双至/182

第十七章 内部斗争/194

第十八章 双雄交锋/207

第十九章 腹背受敌/217

第二十章 反间计策/228

第二十一章 兄弟失散/242

第二十二章 中敌奸计/256

第二十三章 白朗被擒/266

第二十四章 鹿死谁手/276

第二十五章 最后决战/284

后 记/288

第一章 虎口决斗

艳阳高照，旷野如垠。

一个浑身黝黑、长得魁梧结实、年龄大约二十七八岁样子的大个子军人，一边走一边擦汗，天气真的太热了，骄阳奋力地吐着热火，好像要把大地烤化。大个子身后跟着三个八路军战士，他们押着七名鬼子战俘穿行在旷野里。

“白班长，是不是休息一下？”一个八路军战士问大个子。

“好吧。对了，不要叫我白班长，叫我白朗就行。”大个子说完，双手叉腰，仰天叹气。

“水！快给我水！不然就把我们杀死吧！”一个鬼子用日语绝望地吼叫着。

“他瞎吵吵什么呢？”白朗闻声走到哇哇大叫的鬼子面前，然后问身边的战士。

“水！给我水！”鬼子指着水壶继续吼叫。

“看样子是要喝水。”战士说道。

白朗冷冷地看着鬼子战俘，从战士身上掏出水壶，打开盖口，朝下晃了晃，连一个水星都没有。

“瞅见没有，水早就让你们几个喝光了，大伙都渴着呢。再忍忍，天黑之前赶到团部，就有水喝了！”鬼子看到这种情形，也就不再叫唤。

一行人继续往前走。

可是不一会儿，白朗又听到一声尖叫，他回头一看，队尾的一个鬼子抽搐着倒在地上，浑身哆嗦，像抽了风一样。队伍登时就乱了，几个年轻的战士显得束手无策。

“掐人中！掐人中！”白朗大声说着，然后用大拇指死按着鬼子的人中。

地上的鬼子依然剧烈地哆嗦着，嘴角已经渗出了白沫，几个战士全都围在白朗身边。可就在这时，出现了异常情况，一个鬼子把绑在身后的绳子扣弄开，然后悄无声息地一一割开同伴们的绳子。当一个战士回头发现时，立刻被一只大手捂住嘴，锋利的刺刀狠狠捅进他的胸口。这时，躺在地上的鬼子，手也悄悄伸向白朗腰际的驳壳枪。白朗一惊，一把抓住鬼子的手，反向一扭，将其制伏。不过

旁边的鬼子已经分头扑向剩下的两个战士，七手八脚地去夺他们的枪。年轻的战士被按倒在地上，鬼子端起刺刀，大吼着向战士捅去，战士一声惨叫，没了声息。

白朗登时愤怒了，他像只猛虎一样扑了过来，挥起枪托将鬼子狠狠砸倒在地。剩下的四个鬼子将他围在中央，手里端着刚刚缴来的步枪。白朗用眼角的余光瞄着四下的敌人，突然大吼一声，向右边的鬼子刺去。鬼子猝不及防，被一刀刺倒，他一连串漂亮的劈刺动作，四个鬼子转眼间都倒在了他的脚下。

此时，白朗的脸上、身上溅满了鲜血，眼睛里全是杀气，仿佛一尊浴血的战神。剩下的鬼子惊恐地将一个八路军战士挡在身前，一支驳壳枪顶在战士的太阳穴上，冲着白朗绝望地嘶叫着：“把枪放下！听到了吗，快把枪放下！”

白朗的步枪平端在手里，一步一步向他靠近。

“老白，别管我！开枪啊！”战士大声喊道。

“你想看着你的战友死在你面前吗？混账，把枪放下！”鬼子继续咆哮着。

白朗的脸紧紧地绷着，端着枪的手纹丝不动。

“老白！黄泉路上，咱们都是早晚的事！拉上鬼子垫背，我也够本了。你就权当是送我！”战士声嘶力竭地吼着。

“兄弟，在下面等着我！”白朗咬咬牙举枪瞄准。

“砰！”枪口喷出一团火光。

八路军团部。

门口，两个背着步枪的士兵，在门前站岗。这时，一匹快马从蜿蜒的山路上疾驶而来，两个战士闻声连忙迎了上去。

马跑到团部门口停住了，一个老百姓打扮的人虚脱地从马上滑了下来，紧接着一个趔趄，差点瘫倒在地上。战士一把扶住他问道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其他人呢？”

“政委呢？快带我见政委！”来人气喘吁吁地说道。

“好，马上带你去。”战士说完，走向团部门口。

“首长！报告首长，去杀虎口的弟兄回来了！”政委苏新闻声神色一变，带着两个军官急忙走了出去。

“其他人呢？”当苏新看到来人的样子，赶紧问道。

来人嘴角抽动着，哆哆嗦嗦解开腰间的一个包袱，里面赫然是个血淋淋的人头。

“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苏新大惊。

“……弟兄们到了杀虎口外面，天就黑了。他们说不知道里头啥情况，让我在外面猫着，如果听到情形不对，就赶紧回来报告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进了镇子，整整一夜，里面啥动静也没有。”来人哽咽着说道，“等天亮了，我实在忍

不住。石头掉进水里还有个声儿呢，这也太邪行了！我就壮了胆子，凑到镇口，还没到城门，就看着老张的头挂在树上，直愣愣地看着我……”说完这话，来人纵是个男子汉，也不禁大声痛哭。

其他人也都低下头，伤痛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你没有再进镇子？”苏新皱起眉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镇子里的人呢？”

来人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，然后说道：“要是能看见就好了，一天一宿，连个鬼影都没瞅见！”

“你辛苦了，赶紧下去休息吧！”苏新对来人说道，然后冲着两个战士吩咐：“加强岗哨巡逻，密切注意外面情况。”

“是！”战士应声而去。

苏新安排好一切，然后回到团部。

“揍性！我还不信这个邪了！把一营二营调上去，不管杀虎口有啥么蛾子，老子拿脚踩也把它给踩平了！”团部里一个中年军官大声喊叫着。

“不能乱来，杀虎口离鬼子的宪兵大队不到四十里的路程，如果我们有大动作，鬼子肯定会有所察觉。一旦鬼子和附近的晋绥军再搅进来，趁火打劫，局面就不好控制了。”苏新赶紧说道。

“那怎么办？白白吃个哑巴亏！华侨千辛万苦送过来的军火，到了咱的地面上，生生就给丢了！七八个生龙活虎的弟兄派出去，如今只有一个人头回来，咱独立团的脸今后往哪搁！”中年军官皱皱眉头说道。

屋里顿时沉默下来，大家面面相觑，都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。

突然，看门的战士又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：“报告！”

“又怎么了？”中年军官不耐烦地问道。

没等士兵回答，门外人高马大的白朗扯着大嗓门、杀气腾腾地跑了进来。只见他拎着枪，帽子歪了，风纪扣也解开，满身的血污：“报告！报告首长！独立团二营一班班长白朗，奉命押送七名鬼子俘虏向团部报到！”

“俘虏呢？”苏新问道。

“在门口呢，首长自个儿瞅吧。”

众人走出门口，当看见眼前的一切，全都呆住了。

院外横着一辆巨大的排子车，一头放着八路军战士的尸体，一头放着鬼子的尸体。

“白朗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苏新看到眼前的一切，顿时有些急了。

白朗迈出门槛，缓缓地说道：“路上小鬼子趁我们没留神，磨断绳子造反……战斗结束，就剩下我一个。临出来的时候，连长交代过，被俘虏的鬼子都

是首长的宝贝，必须一个不落，送到团部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我都送来了……”

“怎么一个活口都没留下？！现在我们对鬼子的情况了解非常少，一个俘虏能提供的情报有多大价值你知道吗？”中年军官不满地说道。

白朗冷冷地望着那个军官，眼里的目光让人不寒而栗：“战场上，我们干掉一个鬼子，差不多要赔上四五个兄弟的命。要想抓个活的就更难了，我希望团部能下个命令，今后再也不要抓俘虏了，见着小鬼子就一个字——杀！”

“这车是你一个人拉回来的？”苏新没理会白朗，而是指着车问道。

“是。”

苏新端详着眼前的白朗，没有说话。

“下去休息吧，有事会找你。”中年军官说道。

“那个小伙子是什么来头，看着不像是庄户人出身？”苏新等白朗走了问中年军官。

“他呀，早先是野人坡一带的土匪，去年鬼子大扫荡的时候被我们给救了，整编到二营。不过这小子身上匪气重，都进部队一年多了，还是经常惹事。上次二大队去策反陈家店的伪军投诚，他可倒好，直接把那伪军的营长给绑了，押回部队，让营长给手下写信，逼着伪军投降，这不跟土匪绑票一个德行吗？”中年军官气冲冲地说道。

苏新听了这话，忍不住乐了：“他们打仗怎么样？”

“那是没得说。他们这一拨人编成了一个尖刀班。打仗的时候永远冲在最前头，打仗嗷嗷叫，抢战利品也是嗷嗷叫，两头冒尖！”

“兵不野，哪来的战斗力。这小子哪儿的人？”

“应该就是本地人，具体哪个村的不清楚。”

“杀虎口民风剽悍，老百姓大多入则为民、出则为匪，要想对付土匪，什么人最有办法？”苏新又问道。

“我想白朗这小子肯定有花招。”中年军官乐着说。

“好，那我等会儿就找找他。”

此时的白朗正在树林里挖坑准备埋葬自己死去的兄弟。

不一会儿，四个同样深浅的大坑挖好了。他掏出烟卷叼在嘴里，点上火，呆呆地望着战友的尸体：“如今咱们十几个弟兄，就剩下我光杆一个人了。小鬼子还没杀完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是个头。你们放心，只要你们爹娘还在的，我一定给养老送终！小鬼子一天没打完，清明节上，我就会拎着小鬼子的头，来祭奠哥儿几个。”

“如果所有中国人都像你和你的兄弟一样，鬼子也进不了咱中国！”这时，

白朗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。

白朗闻声站了起来，苏新不知何时已经站到了他的身后。白朗马上立正敬礼：“苏政委好。”

“你老家是哪的？”苏新问道。

“从这儿朝东八十里，杀虎口。”白朗回答。

“哦！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”

“小二十年了。”

“老家还有什么人吗？”

“早就没了。”

“现在有项任务，需要你再回一趟杀虎口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白朗眉毛一挑问道。

“半个月前，有一批爱国华侨捐赠给根据地的军火经过杀虎口的时候突然失踪。押运的人也全都不见了，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。我们先后派了两个小分队过去，都是有去无回。最要紧的是，我们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！”

白朗越听，眉头拧得越紧：“是鬼子？”

苏新摇了摇头：“据我们所知，鬼子和晋绥军也正在四处查找军火的下落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。你这次去的任务，就是找到军火的线索。如果让鬼子汉奸抢了先，宁可把它们都毁了，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，再反过来打中国人。”

“苏政委，你这是把烫红的烙铁硬往我手里塞啊！”

“你不敢？”

“我去可以，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说！”

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杀虎口表面上是个镇子，其实就是个大土匪窝子，那儿的人都是从香油罐子里泡出来的。一个个比泥鳅还滑，比狼都狠！要是成天脑子里还装着队伍上那些条条框框，这也不让整，那也不让碰的，那就啥事都干不成了。”

苏新想了想说道：“好，只要不祸害老百姓，不滥杀，其他全由你去吧！”

“啥叫滥杀？”白朗不解地问道。

“不要随便杀人。”

“我不杀人，人家就要杀我！”

“你小子身上杀气太重。但有时候，也许你扣扳机的手指稍微松那么一下，就能少一个汉奸，多一条打鬼子的汉子。”

“是。”白朗会意地答应。

“马已经替你准备好，出发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白朗，这儿怎么多出个坑来？”苏新看着明明是三具尸体，可是竟然有四个坑，不禁狐疑地问道。

“那是给我自个儿留的！”白朗面无表情地回答，“我知道作为一个战士，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所以我提前给自己准备了。政委，如果这次万一我回不来了，麻烦让人把我那身军装扔到坑里埋了，让我和我的兄弟躺在一块。逢年过节上供的时候，好让我也能沾点光！”说完，他纵身跳上马背，挥手一扬鞭子，马像箭一样蹿了出去。

苏新望着白朗的背影，嘴角浮现出一抹笑意：“这小子。”

白朗骑着马沿着大路飞奔，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他来到一个路边用茅草简易搭成的茶棚。

“掌柜的，有酒吗？”白朗跳下马问道。

他本是土匪出身，声音粗犷，震得正在喝水的客人都是一哆嗦，好几个把水洒在了身上，一脸褶子的掌柜缩在墙角里摇了摇头。

“没酒，那你这儿卖的是什么？”白朗又问。

掌柜伸出手，指了指坐在炉子上的洋铁皮壶，正咕噜咕噜冒着热气。

“就只有这，你一天能挣出个馍钱？”白朗说完，一屁股坐在条凳上，扯开身上的夹袄，呼呼扇着，“先给我弄三碗茶！”

其他几个客人见他匪气十足的样子，都轻轻拉开椅子，和他保持距离，凑在一起小声嘀咕着。

“瞧见没，他八成也是吃这饭的。”一个年轻客人膘了白朗一眼，手做成刀状一比画，小声地对同桌的人说。同桌一个客人赶紧轻轻踢了他一脚，然后一使眼色，客人不再吱声。

这时，掌柜将粗瓷大碗摆在白朗面前，白朗小口喝着，耳朵却支了起来。

几个客人闷了几口，觉得实在无聊，刚才那个最年轻的又忍不住开了腔：“我看，杀虎口这次也是到头了，那保安队的冯四背后有日本人撑腰，手下几百号人，个个都使着日本快枪，他们瞄上了杀虎口，任他老刀把子再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是在劫难逃了。”

“前几天，冯四就在四乡八里放出话了，说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，凡是跟杀虎口有过节的，都跟着他去，一把火把镇子烧了，算着差不多也该动手了吧。”另一个客人也说。

“不说话能把你们憋死啊！赶紧喝，喝完了快走！”那个提醒大家的客人赶紧制止。

几个人不再喝茶，抬腿便走。

白朗一看他们要走，提高嗓子，冲着掌柜的一声吼：“掌柜的，多少钱？”

掌柜吓得颤颤巍巍地说道：“您看着给吧。”

“把那桌的一块儿结了。”白朗指着几个要走的人的桌子说道。

那个提醒大家的客人赶紧说道：“谢谢这位爷了，不用了。”

“没事，出门在外，能遇上，就是朋友。我想问问，您几位刚才说的，杀虎口最近要出什么事儿啊？”

几个人听到这话，脸全都变了颜色。

“大爷，您就抬抬手把我们放了吧，这兔崽子年纪轻不懂事，回去我教训他，让他往后再也不在外头胡说八道了！”年龄大的赶紧说道。

“你误会了，我就是问问。”

“还不快掌嘴，求大爷高抬贵手！”年龄大的客人急了，冲着年轻的客人大吼。

年轻客人吓得脸色发白，咬咬牙，在自己脸上连抽了四五个嘴巴。然后，年龄大的客人拽着年轻客人跪在地上：“爷，您就放了我们吧，以后指定不在外头胡说了！”

白朗还想再问，看他们的样子，终于被惹恼了：“走吧，走吧。”

几个人连滚带爬跑出茶棚，一溜烟就不见了。

白朗低头一边喝茶，一边想刚才几个客人说的话。

“掌柜的，再添点水。”白朗说完这话，竟然半天没人搭腔。他一回头，茶棚里空空荡荡，只剩他一个人坐在那儿。见此情景，白朗也只好起身离开，牵着马在山道溜达。

走着走着，突然在山道两侧看见各竖着一个出殡用的一人高的纸人，一男一女，面色殷红，显得说不出的诡异。两个纸人各擎着一个条幅，“一入杀虎口，人间路难走”，而且纸人手里的条幅随风哗哗作响。白朗跳下马，踱着步子走到纸人跟前，细细打量着两张条幅。

“呼”突然一声响，两个纸人竟然迎风自燃起来，一片火光中，很快化成灰烬。

白朗静静地看着，仰天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是哪位朋友还在玩这磷粉的把戏，口里到底藏着什么奇珍异宝，这么怕让人瞅见。兄弟不妨现现身，也好让咱认识认识。”

不过始终没人回答，大道上只有白朗和他骑的白马。

又走了十几分钟，白朗到了杀虎口城，马蹄踏在石板路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城里的街道空空荡荡，不见一个人影，整个镇子静得吓人。白朗策马来到镇中央的空场，迎面矗立着一座高高的戏台。白朗环顾四周，还是一片静悄悄。

“我是过路的，想讨口水喝，哪位能帮忙行个方便？”白朗吼了两嗓子。

广场上依旧没人回答，只有他自己的声音在回荡。

“还有没有会喘气的，出来一个！”镇子上的压抑让白朗憋得难受，他扯开喉咙大喊。

突然，白朗隐隐感觉到后面有动静，他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突然猛地一转身，向墙角扑了过去，墙角的黑影一闪，马上不见了，白朗紧紧地追了上去，不一会儿就一把抓住了黑影的后脖领子。

“看你还往哪儿跑。”

黑影原来是个脏兮兮的小叫花子，一头短发乱七八糟，脸上抹得乌七八黑，只有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显得很机灵，此刻正可怜巴巴地望着他。

“这儿的人呢，都上哪去了？”白朗问道。

小叫花子一声不吭。

“说话！别跟我装哑巴！”白朗手上加劲，疼得小叫花子直咧嘴，“还不说是吧？”

小叫花子张着嘴，可就是发不出声音来，对着白朗又踢又打。

“是个哑巴？”他手上的劲不由得松了，然后又问，“你是这儿的人吗？”

小叫花子拼命地摇头。

“这儿的人去哪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小叫花子比画着，意思是跑了。

“跑了？跑到哪去了？”

小叫花子又摇头。

“你为什么不跑？”

小叫花子垂下了头，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咕噜叫着。

“我放开你，你可别跑啊。”

小叫花子用力点了点头。

可是，白朗的手刚一松开，小叫花子撒丫子就跑。白朗从后面一把又抓住他：“跑什么，我又不是鬼子，不能吃了你。喏！”

白朗从怀里掏出块饼子递给小叫花子，可是小叫花子战战兢兢地不敢接。

“怕什么，还能有毒？”白朗自己狠狠地咬了一大口，咀嚼起来。

小叫花子一看，一把将饼抢过来，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，噎得直翻白眼。

“慢点吃，还有呢。”

小叫花子根本不再理会白朗，恨不得连自己的手都吃下去。

白朗看着小叫花，真的有些心疼：“你是这儿的人吗？”

小叫花子摇头。

“爹妈呢？”

小叫花子还是摇头。

白朗见他不但是哑巴，而且精神也不正常，就一揪他脖领子，大声喝道：“跟你说了慢点吃，回头再给噎死。走，喝口水去。”

白朗带着小叫花，来到一个井边，他转着辘轳将吊桶吊上来，重重地砸在井台上。

“对了，我这还有宝贝呢。”白朗说着，得意地从怀里掏出个干馒头。

小叫花子伸手去拿，白朗一把将馒头缩了回来：“这玩意儿可是宝贝，不是吃的。”

然后，白朗掰了一小块扔进水桶里，小叫花子呆呆地看着。白朗将桶用力晃了晃，递给他：“尝尝，味儿是不是不一样了？”

小叫花子看看白朗，试探着把头伸进桶里，轻轻抵了一小口，马上被辣得吐了出来，拼命地扇着舌头。

“你看你，哪儿有这么糟蹋东西的！出门在外的时候酒瘾上来了，全靠这玩意儿救命呢！瞅着！”白朗说完，将木桶举过胸，一仰脖子，咕咚咕咚，将半桶水全喝了进去。小叫花子张着嘴，半天没有闭上。

“夸哒、夸哒。”街道上突然传来马蹄声。

白朗放下木桶，紧张地循声望去。一辆无人驾驶的马车走在街上，慢慢地自己停下了。

白朗全身都绷紧了，即将到来的危险让他兴奋起来。他将小叫花子往身后一带：“正主来了，你找个地方赶快躲起来，别伤到你。”说完，白朗缓缓靠近马车，当他走到车前，眼睛突然瞪大了，“尸体！”

车上装的竟然是尸体，而且个个脸色惨白，嘴唇发青，显然已死去多时。白朗伸出手想翻看尸体，身后突然传来小叫花的声音：“别碰，小心有毒！”

白朗赶紧扭过头，小叫花子的身影在街角里一闪，不见了。白朗大步追了过去，突然间脚下好像踩到了什么，他猛然定住身形不再动弹。

“地雷！”

白朗大吼一声凌空翻了起来，地雷在他身下爆炸。他脚刚一沾地，马上又跃了起来，原来是颗连环雷。随着白朗的几起几跃，他的身后响起一连串的爆炸声。待身形站定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突然脚下一个绳套缠住他的小腿。白朗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已经被凌空吊了起来。

这时，在一个角落里走出两个脸上涂满油彩、一身黑衣的汉子，他们端着老式的套筒直奔白朗而来。白朗从怀里拔出两支驳壳枪，对着腿上的绳子就是一枪，绳子被打断，他凌空一个鱼跃，已经稳当地站在了地上，两支驳壳枪顶在了为首两个大汉的脑门上。两个人吓得慌忙也用枪顶住了白朗，双方僵持在一起。

“别打了，误会！他指定跟冯四他们不是一伙的！”危急时刻，小叫花从斜刺里冲出来。

双方仍然僵持着，谁也不敢先把枪放下。

“轰！”不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。

小叫花赶紧催促：“快走！正主已经来了！再不走全完了！”

白朗犹豫片刻，终于率先将枪慢慢放下，小叫花拽着他，迫不及待地拐进街角，两个大汉跟着过去，但枪还是一直顶着白朗。

就在他们刚刚躲起来的时候，城门口一大队伪军端着枪冲了进来，当他们冲到镇广场，全都有些犯蒙。

“司令，不对劲儿啊，是不是都跑光了，给咱们玩空城计呢？”一个士兵说道。

“搜！见到活的就给我弄死！见到值钱的，都给我搂上！完事后一把火全给我烧了！从今往后，再也没有杀虎口这个地界！”被士兵称为司令的冯四拔出腰里的枪，狠狠地说道。

“是！”

伪军的队伍分散开来，涌入各个街道，冯四领头冲进钱家大院，院子里空空落落，没有一点人声。

“老刀把子，你他妈的也有今天，挨屋给我搜！”冯四狠狠地踢了院子里的一个大桶。

“是！”士兵一起应着。

正当众人准备散开，他们面前堂屋的门突然“吱扭扭”地打开了。一身长袍，乡绅打扮的杀虎口镇长老刀把子就站在门口。他看上去有五十开外，个子不高，但长得相当结实，不像一般的乡绅那样细皮嫩肉，但藏在皱纹里的老辣和世故，可以从脸上看出来。伪军们没想到他竟然还在，全都呆住了。

冯四得意地举起了手里的枪：“老东西，原来没跑啊！”

他身后的伪军也全都举起了步枪，瞄向老刀把子。

老刀把子平静地转过身，走进屋里，堂屋两侧的窗户突然全部打开，两挺乌油油的机枪正对着伪军，两侧厢房的窗户也全都开了，窗口挤满了端着步枪、画着鬼脸的大汉。

冯四看到如此情形，恐惧地大喊：“撤！”

“砰！”院子里的枪响了，十几个伪军挣扎着倒在了血泊中。

与此同时，在另外几处的伪军也都纷纷毙命。

胡同角落里，两条汉子的枪依旧顶着白朗，耳听着身后喊杀声连成一片，都禁不住跃跃欲试，可眼睛还是不敢离开白朗。

白朗的双枪突然抬了起来，闪电般地连开两枪。子弹从一个汉子耳边“嗖嗖”滑过，汉子吓得一个趔趄。同时，在他们身后，两个端枪瞄准的伪军应声中弹，倒在地上。白朗嘿嘿一笑，又把枪放下了。

几个汉子吓得将枪攥得更紧了，枪口死死地顶着白朗的胸口。

战斗基本结束，枪声也变得稀疏，几个杀红了眼的汉子端着枪跑进胡同。

“你们还在这磨蹭啥呢，这人是谁啊？”其中一个汉子问道。

“冯四派来探路的探子，我们辛苦设下的连环雷、绊马索，都让这小子给破了，虎妞也差点让他给抓住！”一个用枪顶着白朗的汉子回答。

“那还啰唆个啥，赶紧毙了！”汉子极不耐烦起来。

“不能毙，他不是冯四的人！刚才他还亲手打死两个冯四的保安队，救了你们呢！咋能翻脸这么快！”刚才的小叫花，也就是虎妞蹿了过来，挡在众人中间。

“你懂啥！他，他那是苦肉计！反正跑也跑不出去了，杀两个自己人拿来卖好。他要不是探子，随身带枪干什么？”

“你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虎妞瞪着眼睛问白朗。

白朗一脸坏笑地回答：“我不已经说过了嘛，就是走道过路，进来找口水喝。”

“胡扯！你拿我们当傻子呢！”来的汉子急了。

“我可没说啊，是你自己认的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虎妞，这人到底是什么路数，交给你爹就明白了，你爹总不会看走了眼吧。”一个汉子提醒虎妞。

原来老刀把子就是虎妞的爹，也就是刚才收拾冯四的镇长。

不一会儿，几个汉子把白朗推到正在带领大家打扫战场的老刀把子面前。

“刀，刀爷，抓着两个俘虏！”

“抓俘虏干什么，一个活口都不用留，统统宰了！”老刀把子厌恶地说道。

虎妞拦着，硬是不让动。

“她？小毛丫头，还反了她了！”

“爹，他们非说这人是探子，我说不是，你来断断！”虎妞赶紧说。

老刀把子没有答理虎妞，而是上下打量着白朗，眼睛突然瞪大，脸上开始抽搐起来：“你是白庆虎！”

白朗只是笑着不说话。

所有人都傻了，望着老刀把子，又望着眼前的白朗，像看见了鬼一样。

“白庆虎？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”虎妞不解地问道。

“白庆虎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”老刀把子咬牙切齿地问道。

人群“呼啦”一下从白朗身边散开，所有的枪口全都对准了他。

“亏你还记得我，二十年了，今天，我就是来还债的！”白朗仰起脸瞪大双眼说道，“鬼子汉奸都不害怕，一提白庆虎，咋就都变成这样了？”

白朗说完往前迈了一步，所有人都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老刀把子也吓得直往后退，完全没了刚才的老辣、沉稳。孙打铁在后面托了一把，将他扶住。

白朗将双手高高举了起来：“老少爷们儿，我叫白朗，是白庆虎的儿子。二